

※ 學界消息 ※

悼念稻田龜男教授

吳汝鈞*

日前來日本作訪問交流，一日在京都一家書店中看到一本書，上有「獻與……」字眼，其中有 Kenneth K. Inada 一名，且用「故」來稱謂，才知道 Kenneth K. Inada 教授已逝去，內心不免感到陣陣哀傷，因此在這裏寫些文字來表示悼念之意。

Kenneth K. Inada 即是稻田龜男，但在日本國內或國外，一般都以 Kenneth K. Inada 來說他，他的日本名字反而被遺忘了。由於他是日裔美藉的身分，又長期居於美國，他的著書或論文，多是用英語發表，英文名字反而流行起來。他是東京大學宮本正尊的高足，在該校拿博士。宮本氏學問廣博，但以中觀學 (Mādhyamika) 的研究最強，也最為人所稱曉，稻田教授受了他的影響，也把自己的研究聚焦於中觀學，而且是龍樹 (Nāgārjuna) 的中觀學。其實他的興趣或專業 (expertise, dicipline) 也很廣，由佛學到形而上學、美學，以至中國哲學，都有一定的認識。他離開東京大學後，一直都在美國紐約大學水牛城校園哲學系教書與研究，最後以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退休。他所任教的科目，以佛學為主。據我所知，在美國的大學中的哲學系開設佛學課程的，只有夏威夷大學與紐約大學水牛城校園。佛學課程的開設，一般都是在南亞或東亞文化與語言系進行的，南亞方面重視印度與西藏佛學；東亞方面則以中國與日本佛學為主。在古典語文的講授方面也不同，南亞重視梵文、巴利文與藏文；東亞則強調漢文與日文，有時也及於韓文。

我之得與稻田教授結識，完全是一種意外，當然也可以說是緣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我在加拿大的 McMaster 大學宗教系寫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團有中國的冉雲華、日本的篠原亨一、加拿大的 G. MacQueen，校外的指導教授則是美國夏威夷大學的 D. Chappell。稻田教授並不在名單上。只是有一次冉雲華教授到外邊

* 吳汝鈞，本所特聘研究員。

開會，碰到稻田教授，後者主動提出，若 McMaster 大學宗教系有人撰寫有關佛學的博士論文，他願意幫忙。冉教授回來後跟我提起，我當然希望稻田教授能參與，因為他是中觀學特別是龍樹研究的專家，只是大學方面不能另發薪酬，若要邀請稻田教授，便得委屈他義務參與。稻田教授說沒有問題。於是我的論文的指導教授除了上列四位外，又多了稻田教授。這個指導教授團也變得非常具有國際性，包括中國、日本、美國、加拿大諸方在內。其中 MacQueen 教授很苛刻，稻田教授則相當實際，他不但細心閱讀我的論文初稿，在觀點上提出有用的意見，連英語文句也不放過，在要改的地方便修改，連梵文的名相與解讀也包括在內。在幾位教授中，只有他是精通梵文的。

我的論文“Chih-i and Mādhyamika”（〈智顓與中觀學〉）是透過天台宗智顓大師的中道觀與印度龍樹的相應思想作比較，以顯出天台宗的獨特的真理觀，其焦點是對於「中道佛性」一觀念的闡述與反思。這個題目一直都未有人研究過。我強調天台宗特別是智顓的真理觀要從他對中道與佛性這兩個真理的觀念的意義和相互關係看，而不應如日本學者一直以來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三諦、三觀的方法論義的觀念上。稻田教授是日本學者，但在這個問題上能以同情與欣賞的態度來理解我的看法，Chappell 教授也是這樣看，並表示我的詮釋能自成一說。我們理解天台學，不必隨著日本學者起舞，這讓我對他們很感念。論文口試通過後，Chappell 教授即拿到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名為“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ādhyamika”。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事，該書的中文本由陳森田先生譯出，於去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定名為《中道佛性詮釋學：天台與中觀》。另外，該書在美國出版，兩年後便在印度被盜印。印度的出版界很雜亂，要訴諸法庭解決盜版問題，是很麻煩的。在上訴能否得直之前，你便要先賠上律師費了。

在國際佛學研究界，稻田教授廣為人所知曉。一方面他熱切地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另一方面他以英語譯出龍樹的名著《中論頌》（*Mūlamadhyamakakārikā*）。在翻譯上，他用的是月稱（Candrakīrti）解釋這部重要著作的《淨明句論》（*Prasannapadā*）中所附的梵文本子。稻田的譯文有很高的可讀性，在重要的地方又附有註解，另外，他又寫了一篇頗詳細的導言，放在譯文的前面。研究《中論頌》以至龍樹的思想的人，很多時候都會拿稻田的譯文來參考。實際上，稻田教授這本書與我寫的書有著同一的命運。它是先在日本印行出版的，後來也在印度被翻印，他還送了我一本。

有人提出當代佛學研究界在中觀學的研究方面，有五位超卓者，他們是前蘇聯的 Th. Stcherbasky、印度的 T. R. V. Murti、法國的 J. May 和北美的 R. H. Robinson 及 F. J. Streng。據我看，其中不無問題。Stcherbatsky 與 Murti 沿著德國觀念論特別是康德的思路來解讀唯識學與中觀學，頗有問題。在這裏我不想多說。這五位學者的學問功力的深厚，非稻田所能及，是可肯定的。稻田的學問，在中觀學來說，大概介於印度的 K. V. Ramanan、R. Pandeya、加拿大的 M. Sprung 和日本的梶山雄一，而為伯仲之間。他在東京大學接受日本人所擅長的文獻學的研究法，又在北美吸收彼方的自由的、通盤的學問風格，具有很好的中觀學的研究條件。他也時常發表論文，談到學問之外的問題，如心靈環保、宗教對話、科學與倫理，也研究過懷德海哲學的現代意義。他也曾編輯和出版過《佛教哲學學報》(*Journ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但好像只出了兩三期便停刊了，可能是由於經濟短缺吧！實際上，在國際學術界要在具有分量的學報，如《印度哲學學報》(*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刊登佛學論文是很難的。在主編 B. K. Matilal 的年代尤甚，他們動不動便說你的文章未能指涉原典，或未有提出新的理解 (*new understanding*)，便輕易地把它丟進字紙箱中了。至於稿酬麼，休提了。

我自己研究中觀學，走的是比較曲折的道路。先是參考宇井伯壽以傳統邏輯來看龍樹的論證形式，然後吸收 Robinson 與中村元的邏輯代數 (*algebra of logic*) 法，他們二人是源自歐洲的 Boole-Schröder 的系統的。最後更補之以羅素的真值函蘊式 (*material implication*) 與 C. I. Lewis 的嚴密函蘊式 (*strict implication*)。這都展示於拙文〈從邏輯與辯證法看龍樹的論證〉和拙書《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中。據我所了解，梶山雄一也曾善巧地參考了宇井伯壽和 Robinson 的方法。稻田教授對於我的這種理解進路，特別是對於四句 (*catuskoṭi*) 的詮釋，甚為贊許。不過，他自己理解《中論頌》，則傾向於現代式的文獻學方法。這也讓人容易接受，不把中觀學研究視為畏途。我是怎樣解讀龍樹的四句法呢？我認為龍樹的四句法除了以肯定、否定和綜合來回應黑格爾的正、反、合的辯證法外，更多了「超越」這種思維方式，把通向終極真理之門全面敞開，那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所無的。稻田教授所特別首肯的，便是這點。

近年來有多位具國際地位的中觀學者相繼逝去，如 F. J. Streng、M. Sprung、R. Pandeya、三枝充惠和梶山雄一，現在稻田教授又去了，實是令人憂憾。國際的中觀學的研究，真有後繼乏人的狀況。

順便一提：稻田夫婦很喜歡服用中國的補身藥品。有一次他來東亞開會，經過香港，住在繁榮興旺的尖沙咀的美麗華酒店，他約我出來，請我吃早餐（一般是請吃午餐或晚餐的，請吃早餐，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然後要我帶他到大陸背景的中國國貨公司，買了一大批「北京蜂皇精」。這種東西我從未服用過，問他有甚麼好處，他說可以使腦袋的細胞活躍起來，增加動能，更能精進地、清晰地思考哲學問題。這種說法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過，但願真的對他有效。

2012年5月20日於京都旅次